

◆阿占专栏 词与物

美善逻辑

阿占

访。马老师堪称一届文化名嘴，他被中宣部聘为“中国好书”媒体专家代表，北京国际图书节形象大使，央广十佳节目主持人。忙中亦不忘写书，马老师出版了《我走了很远的路，才来到你的面前》《折腾吧，小青年》等好书。

采访是围绕着小小说集《制琴记》展开的。这本小说集自出版以来，得到了多方鼓励，先后入选了全国“3月文艺联合书单”“文学好书榜3月榜单”“探照灯好书3月中外小说”。里面的故事大多发生在青岛老城。写老城我是毫不犹疑的。我在这里出生长大，如果以城市标志“栈桥”为圆心，某一天，我猛然发现自己半生都没有走出方圆三公里。我的确看过世界，看过世界之后，我仍然愿意回来，在大海的浪潮声里，在鲜咸的海风中，编织生命经纬。

青岛老城也叫“琴岛”，琴声在这里从未停止，民间的音乐素养非常高，晚上经常会有琴声从小区的楼栋里流淌而出，格外悠扬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音符就是这一方的基因密码。1935年9月10日，《青岛民报》发了四篇文章，分别是《介绍中国提琴制造成功者》《音乐家王玫》《一位忠诚的艺术家给我的印象和思想》《我制造提琴的经过》。这四篇文章提供了相同的信息：中国第一把小提琴出自青岛；制琴者是著名音乐家王玫。后来，王玫又做了二十多把小提琴，送给贫困的音乐爱好者和学生。

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的《制琴记》获奖词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种点拨，里面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制琴故事里，阿占触摸到了人生的幽深并提供了东方的超然智慧。

何谓“东方的超然智慧”？这个命题或许可以从美善说起。美和善是和谐统一的，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冲突。美的一定是善的，爱美之人必定是有德、行善之人。我告诉马老师，《制琴记》里，胡三、韩五钟情充满灵性的手作琴和天籁般的乐音，做琴做出品格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主动赞助拉琴的少年；《人间流水》里，拾荒者喜子生性爱美，甚至爱读古典名著，家道中落后硬是靠拾荒还完了债，最后还不忘捐助疫情中的武汉；《满载的故事》，渔民满载天赋异禀，仿佛能和海洋发生心灵感应，珍惜大海的馈赠，敬畏每一网的收成，决不竭泽而渔……只为美善，一定属于“东方的超然智慧”。人心能和自然之美产生情感共振，从美到善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这或许是贯穿这部小说集的内在逻辑之一。

“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”。我告诉马老师，对于状物摹景我通常是不吝惜笔墨的，细微之处见真情。总之，审美的经验和感受、兴趣丰富而精细，方能极尽修辞之能事以暗示大美之存在。

本次访谈对话只是个索引，接下来马老师还将变身说书人，读我的小说，这真是荣幸之至。

◆草木春秋

玉兰花开

冯润奇

远远看见那棵白玉兰花，挺立山坡，目光便被粘住了。周围枯草漫漫，闪着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、一片绿意。那棵白玉兰，一树花，天地间素静地、亭亭地开着。近了，更近了。远了，更远了。直到看不见，我才转回头。

阳春三月，莺飞草长。路边油菜花、桃花、李花、樱花，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花，结伴而来。每一朵花都是美的，唯那棵白玉兰让我感动，那么清丽，那么满怀热爱。仿佛一群白色的蝶儿栖息枝头，又仿佛白衣女子在舞动。一路搜寻，看到了一棵又一棵的白玉兰，树不算特别高，或隐在松林间，或开在农家屋拐，或落身田野，或矗立杂草丛。惊鸿一瞥间，那些光秃秃的树枝上，白花如杯如盏，娇俏俏，风华绝代。

山城十字街医院对门便有一棵白玉兰，每年春天，它都会准时向我传递春天的消息。从枝头蓓蕾开始，我就专注地期待。所有的孕育都需要时间，所有的期待都有婉约的心事，期待花开期待一场美丽的约会。有一个周末没上班，也可能是某一天因事没走这段路，再经过时，突然就遇见了一树花开，一朵又一朵“大白”，独立着，傲然着，猝不及防间，心里又惊喜又惆怅。

“素面粉黛浓，玉盏擎碧空，何须琼浆液，醉倒赏花翁。”在古代诗人笔下，白玉兰同样圣洁而绝美。明代诗人文徵明诗曰：“绰约新妆玉有辉，素娥千队雪成围。”形容新开的白玉兰花仿佛绰约多姿的美人刚刚妆点过的面容，焕发着美玉一般的辉光；满树的花朵又仿佛无数穿着素衣的美人。花如美人，花比人娇。

古人曾将木兰和玉兰统称木兰，直到明代，才将两者分开。因玉兰比木兰花开得早，宋时称其迎春花。白玉兰花大，六瓣或九瓣，瓣长约二寸，初开花瓣收拢，花中期逐次

舒展，直至完全撒开；花瓣微厚，呈流线性纹理，有玉的质感锦缎的光泽。白玉兰恬淡素雅，香气清幽，内敛清纯的美，不似桃花灼灼其华，不似菜花缤纷绚烂，不似樱花明艳如霞，不似李花绿叶相衬，疏朗的枝条上，那洁白的花萼，翘首玉立，身姿袅袅，花瓣上也似凝着淡淡从容。白玉兰开成了春天里独特模样，开出了我心中独立的风韵。

“花朵是那样的洁净、高雅。我无法用文字准确形容那花瓣的色彩，说它纯白吧，又似乎有一种淡淡的青绿色渗透出来；我也无法用文字准确形容那花瓣的质感，说它玉琢冰雕吧，它又显得那样柔韧而有弹性。总之，只凭几个优美的词句是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涵的。”陈荒煤《广玉兰赞》里的句子，何尝不可以用来赞美白玉兰，何况，白玉兰与广玉兰，不细细分辨，很多人分不清楚。

有一年春天，我想看玉兰。朋友们纷纷向我推荐，原来，山城有好多处看玉兰花的地点。总厂大院有两棵白玉兰，高高大大直立的花树，花开时枝如雪。因好友家住大院，花开时去过很多次。

我的园子里，有棵朋友分享的玉兰花，栽下已一年多，还没有看过它开花的样子，不知是紫玉兰还是白玉兰。今年春天，客居异乡，家乡许多花事，只能从朋友圈里得知。而朋友圈更多的是疫情信息，许多“大白”参与到全员核酸检测的队伍里去了。那些勇往直前的逆行者，身穿厚厚的防护服，头顶烈日，肩披星辰，不辞辛苦，无怨无悔。那一身白，成为防疫线上最美的风景。

正是玉兰花开时，那些矗立枝头的花朵，白如玉，香似兰。这纤尘不染的洁白，这股坚韧、干净、优雅，又义无反顾。那高洁，那芬芳，多像闪耀在防疫一线的“大白”。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文学创作一级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芒种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百花文学奖、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了我，无论如何这个事儿有点大。具体地说，是央广文艺之声《品味书香》节目主持人马宗武老师的采

◆信笔扬尘

作家与故乡

徐迅

的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道是故乡即家乡》。在外漂泊了二十多年，我觉得故乡是信息闭塞时代的产物，是一种有“距离”感的存在。而在信息高速发达的时代，我们称它故乡就显得有些矫情，而称“家乡”更为准确。我还发现，当年我们拼命地离开家乡，原就是为了回到故乡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创建张恨水文学小镇，就是探寻一位作家的精神原乡。对于一位作家来说，故乡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。创建张恨水文学小镇，我们就是为了守护张恨水先生的文学家园，守护我们的初心。

既然叫张恨水文学小镇，我们当然还是要依托张恨水先生。张恨水一生创作了三千万言，他仍然是近当代作家中，创作作品数量最多最大的作家。故乡是作家的精神家园，那么，创建张恨水文学小镇，就要提炼出张恨水的人生精神。他的“精进不已”“成于渐”“微骆驼”“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”“卖文卖得头将白，不使人间造孽钱”……等等，都是他用生命实践的精神。在他身上能真的学到很多东西。上次参观我的母校余井中学时，我有些吃惊。他们已建了张恨水陈列馆，建了“恨水楼”“心远楼”“虎贲楼”“弯弓楼”等，让学生充当讲解员。到处都有张恨水及其作品的影子。我是看到“自珍、持正、担当、精进”这几个字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潜山本土文化学者徐英权先生曾徵信过我，让我也参与了这几句话的确定。相对于我们，余井的学生们是很幸福的。我说幸福，不是说他们早早地知道了张恨水，而是说他们很早就接受到了一种人生理念的教育，很早就知道要让张恨水的人生经验与生命精神得以传承。建设张恨水文学小镇，当然要利于世道人心的培养。

流经余井镇的这一条河叫皖水，也叫“皖

河”，它是条流进长江的河。我曾写过一组散文《皖河散记》。其实，我心中的皖河并不仅仅指一条具体的河流，而是广泛的皖河流域，甚至是我精神上的皖河。一条中国人心目中都有的一条乡土之河。在那个长篇散文中，我写到了流传在余井的一个故事：

“余家井镇的兴衰就与发大水有关。传说某朝某代某一天有位姓余的乡绅做寿，发觉家里的水缸边长了一棵竹笋，余老爷觉得碍眼，恼羞成怒，就拿起菜刀将竹笋砍断了。他家的一个丫环随后进了厨房，无意间见那竹笋流血，赶紧就用手帕包住了。就在这时，屋后突然传来一阵毛狗撵鸡的声音。原来，余老爷一只鸡被毛狗叼去了。吝啬的余老爷立即呵斥着丫环去撵鸡，可等丫环一转身，余老爷家那扇屋旋即被洪水冲去，丫环幸免于难——传说那竹笋是龙王爷的一只龙角。皖河边总有这些神秘色彩浓郁的传说在梅雨季节流传，但到了发水的日子，人们又给忘了。”

这只是我最早听到的关于“余井”来历的传说，它表明我一直就没有离开家乡这座小镇。现在看来，当年，无论我写皖河生长的水稻、麦子、油菜花、棉花，还是写皖河父老乡亲以及兄弟姐妹的亲情，我都是在以笔招魂，是我对故乡的一次深情的反刍；是我对皖河村庄所有植物、景象以及民俗风情的一种心灵观照，是我献给皖河一道虔诚而朴素的精神菜肴。那里自然有着我的疼痛、隐忍和希冀。但作为一位作家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我觉得我还要深刻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，了解这里人的亲情、友情与爱情。充分反映皖河一带的人情世故、乡风民俗……笔触乡亲们喜怒哀乐以及他们与命运相抗争的精神品质，写出更多更真实的皖河记忆，用优秀的作品回报哺育我的皖河。



雨巷 何红 摄

◆史海泛舟

“黄”“舒”在哪里

丁瑞晨

桐城山水奇秀，良好的自然风光塑造了桐城的人文环境，也促进了桐城派的产生，姚鼐在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中直言：“昔有方侍郎，今有刘先生，天下文章，其出于桐城者乎？……夫黄、舒之间，天下奇山水也……”桐城位于黄、舒之间，这里的黄、舒具体指代的是哪里，学界认识却颇有不同。互联网检索可知：“黄、舒：黄山、舒城。”桐城在黄山、舒城之间。但也有学者指出，姚鼐的“黄”“舒”是黄州和舒州之间。

“黄”“舒”具体指代何处，不妨进行一番考证。

姚鼐生活在清王朝雍、乾、嘉三世，今日闻名遐迩的黄山之名在当时并不常见，时人谈及此地区，多以徽（徽州府）、歙（歙县）等称，黄山在历史上也多以黟山称。而从地理位置来看，安庆府与徽州府之间相隔池州、宁国二府，但向西与黄州府接壤。

上古时期皖鄂交界地为古扬州地带，清人胡渭在《禹贡锥指》里说：“扬州有古芒氏之封。春秋时可考者，蓼、六、越、楚、吴、蒋、弦、黄、舒、宗、巢、舒庸、舒鸠、英、桐、钟离、朴，凡十七国。”“黄”“舒”为诸侯国名称。

隋唐时期的行政区划制度先后经历了州、县二级制和道州县三级制。黄、舒成为州名也在此时，隋代始以齐安郡为黄州，唐武德四年改同安郡为舒州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永安郡，后齐置衡州，陈废，后周又置。开皇五年改曰黄州。”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也记载了黄州齐安郡、舒州同安郡等地地理概况。

唐宋五代十国时期，黄州、舒州之地先后

被吴、南唐等割据政权占据，因为地理位置相近，这段时期黄舒二字往往连在一起使用。《资治通鉴》谈五代十国时期杨吴政权有载：“吴有杨楚泗滁和光黄舒庐寿……等州。”《通鉴地理通释》也记载：“有李景（璟）献庐舒蕪黄。”宋代马令撰写的《南唐书》载：“自江以北杨楚泗和滁光黄舒蕪庐寿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。”北宋初，黄舒之地盛产茶叶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有载：“苏晓为淮南转运使，晓建议推蕪黄舒庐寿五州茶，置十四场，规其利。”

两宋之交，由于黄州舒州之地一度为宋金对峙前线，二地常连在一起称呼，见南宋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宋高宗的《赐岳飞批劄卷》：“得卿九日奏，已择定十一日起发，往蕪、黄、舒州界。”

除姚鼐外，桐城派作家作文时也将“黄”“舒”放在一起使用。管同在嘉道之际受业于姚门，他在《刊刻敬敷书院课艺序》中回顾安庆历史，开篇即指出：“安庆一府据古皖桐舒诸国地。”显然，此处的舒黄，即指代上古时期“舒”“黄”之古侯国，和黄山并无关系。古人作文讲究意向相对仗，“舒州”更适合与“黄州”相对称。

“黄”“舒”二地大致经历了诸侯国名、州名到文化地名的过程。姚、管文中的“黄”“舒”从具体指代黄州舒州脱离出来，作为一种文化地名意向，来泛指皖鄂、安庆一带，桐城也位于此。今日黄州只是湖北省黄冈市辖区，舒则是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，所指范围远小于历史时期。“黄舒”连用如同“江淮”一样，更多是作为一种区域地名记忆得以保存。

◆人间小景

朝西的房间

侯美玲

外有一条马路，噪音很大，您如果住在里面，中途是不能调换的。”爸爸做事一向有板有眼，不会无缘无故提那样的要求，薇薇想了想，还是肯定地说：“我想好了，就要朝西的房间。”

进了房间，薇薇摘掉口罩和面罩，脱下外套走进卫生间，消毒、冲澡、换衣服，足足忙了一个小时，等一切收拾妥当，才一身轻松来到窗户外，准备好好看一看这个让自己朝思暮想的房间。拉开窗帘，外面阳光明媚，一条马路由南向北，小轿车、大卡车、三轮车、摩托车呼啸而过，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，薇薇有点后悔住在这个房间。

正值中午，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，可薇薇分明看到路边站着两个熟悉的身影，仔细辨别，依稀觉得是爸爸和妈妈，他们一高一矮站在对面，目光在酒店窗户上望来望去。薇薇立刻打通爸爸的电话：“爸爸，你们站在那里干什么？”爸爸兴奋地说：“你看到我们了？我们一直在找你呢。”薇薇打开窗户，挥动手臂，嘴里喊

了一句：“爸爸妈妈，我在这里。”爸爸和妈妈几乎同时看到了薇薇，他们使劲挥动双手，嘴里不住地喊道：“丫丫，我们看到你了！”妈妈的声音有点哽咽，爸爸的声音有点颤抖。

原来，离别三年，爸爸妈妈想早点看到女儿真真切切的样子，这才让她选了朝西的房间，想到这里，薇薇早已泪流满面。

